

南京的陷落

周而复



南京的陷落

周而复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

内 容 说 明

《南京的陷落》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中另辟蹊径、独树一帜。它是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抗日战争的全景式作品；它第一次以敌我友三方高级领导人为作品的主要人物，较成功地塑造了周恩来、蒋介石、汪精卫、松井石根等数十名高层人物形象；它打破了写国民党军队的模式，按照史实，正面反映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英勇作战的功绩。

作者以遒劲的笔力，从蒋介石主持庐山谈话会写到南京陷落，历历如绘地展现了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画面，诸如国共谈判、平型关大战、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、上海失守、南京大屠杀等，具有较强的文献意义与认识价值。

内 封 题 字：周而复

封 面 设 计：柳 泉

南京的陷落

Nanjing De Xianluo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529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23 $\frac{5}{8}$ 插页2

1987年7月北京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38,900

书号 10019·4130

定价 4.80 元

从山壑间飘出阵阵薄薄的云雾，如同轻纱一般，慢慢地聚拢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厚，终于形成洁白的絮团，转瞬之间，弥漫了山上的石坡路，随风飘过碧绿的树枝，散发出一股股淡淡的清香。云雾在山腰飘忽，一阵阵地扑来，又一阵阵涌去，象是海上的滚滚波涛，互相追逐，汹涌澎湃，又冉冉上升，蔓延开去，整个庐山淹没在茫茫的云海里。

在滚动的白云深处，传来一声娇滴滴的惊叫，

“哎哟，危险，真吓死人哪！”

坐在第三顶轿子上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褚民谊，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大吃一惊，以为出了什么意外，立即叫轿夫停了下来。前面又传来恐惧的叫喊：“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！快停下来，给我停下来！”褚民谊透过重重的云雾，隐隐约约地看到前面那顶轿子停在空中，既没有再向山上走去，也没有停下来。他踏着狭窄的象楼梯一样的石板路走到第二顶轿子那儿，扶着轿杆，轻轻地关切地问道：

“汪夫人，出了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重行，你看多危险，人在云雾里，路都看不见了，轿夫还一个劲儿上山，路又这么潮湿，脚一滑，跌下山去还有命吗？”

“云雾忽然这么浓重，路也看不清楚，是不好走。”褚民谊这位法国史太师堡大学医学博士，曾经在一九三二年担任过行政

院秘书长，当时院长是汪精卫。他对陈璧君特别关心，侧过身子，对轿夫说，“停下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这儿是个陡坡，停不下来，老爷，你看。”年老的轿夫说。

褚民谊顺着轿夫指的方向一望，果真是个陡坡，轿子没处放，人也没地方坐，一阵云雾慢悠悠地飘过，顿时连陡坡也看不大清楚了。他对轿上的汪夫人说：

“这个地方确实不好停……”

汪夫人坐在轿子上两手紧紧抓住左右扶手，仿佛这样可以保险些。她的脸吓得苍白，和她身上穿的府绸大襟褂子一样白，给下面的黑素绸裙子一衬，越发显得白得可怕。她吓得有如腾云驾雾一般，身子凌空，脚踩不到地上，她好象觉得随时都有跌下山去的危险。她望着轿夫汗湿的背心，不满地说：

“什么不好停，就是想多要钱！”

“太太，不是要你加钱，在陡坡上确实不好停，要停，退到下面平一些地方停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！退到第三顶轿子那儿停。”

前面两个轿夫和后面两个轿夫轮流换肩，吓了汪夫人一跳。她坐在轿子上又惊叫起来：

“慢一点，别掉下去！”

“不会的，太太，你放心。”年轻的轿夫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我们抬了多年的轿子了，出不了事。”另一年老的轿夫说。

轿子掉转了方向，朝下面走去。汪夫人在轿子上想起了第一顶轿子上的人，她回过头去，对弥漫着云雾的陡坡叫道：

“季新——季新——”

陡坡那边没有反应。她焦急万分，对前面轿子里的褚民谊说：

“季新呢？重行。”

“不是走在你的前头吗？”

“刚才叫了半天也没有人应，该不会发生意外吧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“怎么不答应我呢？”

“也许没听见。”

“会不会发生危险？”

“他有卫兵保护，不会发生危险的。”

汪夫人坐在轿子上放心了，却又产生了一丝忌妒：

“他倒好，一个人先走了，把我们留在后面受罪担心！”

轿夫抬到比较平坦的地方停下，汪夫人低着头，从轿子上走了下来，两脚站在坚实的石路上，才感到生命又回到自己的身上，两条腿却还发软，心脏仍旧跳得十分剧烈。她从腋下摘下雪白的挑纱手绢，不断拭去额角上晶莹的汗珠，气喘嘘嘘，怕人看出她刚才吓得满头满身是汗，解嘲地说：

“人家说庐山多么凉快，怎么我感到还是很热？”

褚民谊有意给她打圆场：

“我们还在半山腰，到了山上就凉快了。山上山下相差摄氏十度左右哩。”

汪夫人理着濡湿了的鬓角，恍然大悟地说：

“怪不得这么热哩，原来还在半山腰。”

他们身边的浓雾慢慢稀薄了。

在云海远处，峰峦若隐若现，有如浩浩淼淼的大海中的岛屿，一会儿在远方出现，一会儿又在远方消逝了。峰峦的轮廓越看越清楚、越来越雄伟了。渐渐地，云消雾散，晴空如洗。耸立在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的壮丽奇绝的庐山真面目又呈现在褚民谊

的眼帘了。他看到山下长江如带，停泊在九江码头的轮船发出呜呜的叫声，快要离岸远航了。他对汪夫人说：

“现在云消雾散，请上轿子走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她低头跨进轿子。走上石坡路，轿子好象一副梯子斜挂在山坡上。汪夫人坐在上面，感到头往下沉，脚却高了。

过了陡坡，路平稳了。她身子坐正，睁开眼睛一看：是山边的石阶路，山崖上的树木浓荫遮住了下午的骄阳，一阵阵凉爽的山风迎面吹来。她感到身心舒坦，遗憾的是还没赶上第一顶轿子。她着急地对轿夫说：

“快走！快赶上第一顶轿子。”

轿夫的步子加快了。

第一顶轿子上坐了一位中年男子，看上去不过四十岁上下，实际上已经五十四岁了。他穿着一身雪白的法兰绒西装，脚穿白皮鞋，头戴船形白帽，浑身上下一律白色，只有胸前那条领带是紫色的，显得十分引人注目；脸上白里透红，清秀的眼睛凝神望着变幻莫测的云雾。他想起清朝嘉庆年间舒日香游庐山，住在天池寺，天天观看云雾的移动，一连观看了三个多月，还不想下山。他这回上庐山，也要多看看云海的变幻，欣赏大自然的美妙景色，也不枉度一生。阵阵云雾从轿子旁边缓缓移动，仿佛轿子就在云雾里，令他有一种飘飘欲仙的奇特的感觉。

云雾散去，满山树木，苍翠欲滴。他好象又回到人间。汪精卫坐在轿子里，看到前面有两个卫兵引路，身后又有卫兵保护，轿夫闷声不响，气吁吁地抬着，低头看路，一步步吃力地登上一级级石台阶。他想起了军队，想起蒋介石、朱元璋、陈友谅、张士诚以及关于天桥的传说……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以前，统一江南的时候，碰到两个劲敌：一是陈友谅，一是

张士诚，朱元璋夹在两股势力当中。陈友谅占领广大疆土，手里掌握精锐部队，不可一世。朱元璋在陈友谅眼里不过是他碗里的肉，一伸手就可以拿到。陈友谅和朱元璋两军对垒，曾经有过两次大战。一次就在庐山东侧的鄱阳湖上。这是一次水战，在中国水战历史上是少有的。陈友谅拥有号称六十万的大军，战船既高且大，联舟布阵，联营十多里，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，显出无敌于天下的气概。可是朱元璋方面只有二十万人马，战船小而且少，船上的官兵要仰起头来才看到敌军。从实力和装备来看，朱元璋远远不是陈友谅的对手。谁都估计朱元璋要败在陈友谅的手里。事物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。陈、朱两军的主力艰苦奋战三十六天以后，强大的陈友谅军队兵疲粮绝，供应困难，军心涣散，反而被朱元璋打败了。这次水战决定了朱元璋后来的命运。陈友谅伸手没有拿到碗里的肉，反而被朱元璋吃了。可见胜败之数，并不一定根据暂时的强弱而定，强者会变弱，而弱者常转化为强者。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也是碗里的肉，蒋介石一伸手就可以拿去，可是他连朱元璋的二十万弱小部队也没有，宁汉分裂以后，他的大势就一去不复返了。但他并不甘心，梦寐以求大势重返。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朱元璋的前途。事在人为。当然朱元璋还有天助。他早就听到天桥的传说：朱元璋和陈友谅两军在鄱阳湖大战，朱元璋战败，率领官兵西登庐山，逃到仙人盘这儿，岩石把两边山崖联起，形成天桥，人马逃过。正在危急万分的当儿，陈友谅兵马追到，天桥突然中断，陈友谅兵马无法通过。朱元璋的人马转危为安，直上庐山，安营扎寨女儿城，在大校场和牧马场艰苦练兵，又发展壮大。天桥中断，显然是天助。他听说天桥在大林寺西侧，很想去看看天桥。他问轿夫：

“听说庐山寺院很多，到庐山的人都想看看。这儿有些什么著名的寺院？”

前面的轿夫有五十来岁，眼角有鱼尾皱纹，当了三十多年轿夫，熟悉庐山掌故，抢先答道：

“听说早先山上有三百多座寺院，现在剩下百把处已了不起了。最有名的是海会寺，栖贤寺，万杉寺，秀峰寺，归宗寺……”

“这是庐山五大丛林，我知道。还有什么有名的寺院？”

“东林寺和西林寺最有名，是我们庐山最古老的寺院。”

“还有什么寺院有名？”

“还有黄龙寺，天地寺，大林寺……”

汪精卫一听到“大林寺”，脸上漾开了笑纹，打断他的话，问道：

“大林寺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“大林寺比不上五大丛林，可是去游览的人很多，那儿有座天桥，明朝皇帝朱洪武带兵和陈友谅打仗，到了仙人盘那儿，山崖当中没有路，天上忽然飞下一条金龙，搭成天桥，让朱洪武的兵马过去。等陈友谅兵马追到，金龙一走，天桥就断了。朱洪武是真命天子，所以有金龙搭救，来庐山的人都想去那儿看看。”

“大林寺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牯岭附近，老爷要去，我们抬你去。”

“将来去的时候找你们抬。”他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恨不得马上就到大林寺，看看天桥，希望将来他遇到什么困难，也有天桥搭救。他望着山下不尽长江滚滚来，汹涌澎湃地向东而去。随着长江流势看过去，他发现后面的轿子没有跟上。刚才的沉思和谈话，竟使他忘记一行人员了。他问卫兵：

“后边的轿子呢？”

卫兵回头一看，一顶轿子也看不见，只顾保护第一顶轿子，没注意后边的轿子没跟上，惶恐地问：

“要不要去找他们？”

“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你去找找他们。”

卫兵还没有走，下面传来了亲昵的呼唤：

“季新，季新！”

叫唤声一声高过一声。他叫卫兵不用去，后面的轿子快来了。

一眨眼的工夫，第二顶轿子和第三顶轿子都陆续到了。他们全下了轿子，汪夫人匆匆跑到那个中年男子面前，一把紧紧抓住他，仿佛怕再丢掉他一样，惊喜交集地说：

“我们又在一块儿了。”

中年男子感到惊奇：

“我们什么时候分开的？”

汪夫人把刚才在云雾里坐轿子的危险详细描述了一番。他听完了夫人的惊险故事，忍不住露出微笑。他指着路边山坡上的一座亭子，说：

“我们到亭子上休息休息再走。”

汪夫人拥着他的左胳膊，肩并肩地慢慢走去，在亭子里圆形的石凳上坐了下来。接着褚民谊也赶到了，笑嘻嘻地关切地问道：

“汪主席累吗？”

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轻轻摇了摇头，幽默地说：

“轿夫抬轿子，我坐轿子，怎么累呢？”

“坐久了，也会累的。”

“庐山这么难上，还有多久才到？”汪夫人陈璧君轿子坐得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快了吧，”褚民谊漫声应道，他立即走出亭子，向山上山下瞭望，估计还有多少路程。转身回来时，发现亭子上有块横匾，上书三个大字：半山亭。他对陈璧君说，“这是半山亭，顶多还有一半路程。”

“哎哟哟，还有一半路程？！可要把人累死了！”

汪精卫坐在石凳上，望着弯弯曲曲盘山而上的石板路，有的隐入郁郁苍苍的树林中。转过去不远，又在峰峦山前面出现，露出一条白线似的山路穿过岭侧面向前面伸展开去。远山如黛，别是一种景色。山峰之间有片片白云在缓缓移动，给蔚蓝色的天空一衬，更加秀丽娇美。他想起苏东坡咏庐山的名句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；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庐山的确是个好去处，怪不得历代文人学士爱上庐山，住着不想走哩。他正在沉思，忽然听到陈璧君忧虑的声音：

“重行说，这儿是半山亭，还有一半路哩。”

“哦，这个半山亭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重行的解释，是山路的一半；也有一种解释，是建筑在半山腰的一座亭子，供游人休息、欣赏风景。我赞成后一种解释，重行，你说对吗？”

“当然是汪主席解释的对。”褚民谊说，“我对庐山毫无了解，不过是瞎估计。”

润湿的山风一阵阵从亭子吹过，她身上的汗慢慢干了。

“究竟还有多远才到呢？”陈璧君无心领略秀丽山色，她希望越早到越好。

褚民谊想说快到了，又怕说错了，便讨好地对汪精卫说：

“汪主席知道。”

“大概离牯岭街不远了。”

“庐山真高啊。”

“站在汉阳峰上，晴天可以远眺山下如画的景色，鄱阳湖好似一面镜子，烟波浩淼，蓝天与碧波连成一片，听说，可以看到汉阳哩。”褚民谊象个导游，站在陈璧君身旁，指指点点地介绍。

“真的可以看到汉阳吗？季新。”

“古人说：月明风清之夜，可观汉阳灯火，所以叫做汉阳峰。汉阳峰前面有个峭壁，名叫禹王崖。传说大禹治水，就是坐在那里观看洪水，考虑怎么疏导九江的。这不过是传说，没有见过。”

褚民谊听罢登时面红耳赤，觉得中央监察委员连这些也不知道，连忙把话收回说：

“我刚才讲的，也是一种传说。汪主席博古通今，见多识广，对古人传说分析得很有见解，敝人五体投地佩服。”

“那是呀，季新从小爱读古书，又到过欧洲许多国家，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！”

“那倒不见得。”汪精卫笑咪咪地说。

“汪主席是大政治家，学问渊博，态度谦虚，在中国没有哪位政治家赶上汪主席的……”

褚民谊的话还没有讲完，亭子下面传上一句阿谀的话：

“就是在世界上，象汪主席这样的政治家也是屈指可数。”

褚民谊伸出头去，俯着身子向下面一望：见曾仲鸣和彭学沛二人正向半山亭走来，忍不住高兴地叫道：

“仲鸣兄，怎么刚到？”

“刚才一阵云雾给耽搁了，我们休息了一会儿，才赶上来的。”

他们的轿夫和卫兵们在下面休息，曾仲鸣慢慢走进半山亭，

低声向汪精卫问好：

“汪主席到了这样风景名胜之区，要作诗了吧？”

“我不象你是文学家，用法文出版过《中国文学史》和《中国诗史》，又在里昂大学专攻法国文学，得了文学博士学位。我现在没有心情作诗。”汪精卫对曾仲鸣说，望了褚民谊一眼，指了指他下颔的美须说，“中国比我强的政治家有的是，共产党内的不必提了，就是在我们国民党里，比我强的人也不少。”

“我想不到有谁比汪主席强。汪主席是鹤立鸡群，首屈一指，天下无出其右者。”

彭学沛，这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接着说：

“我同意仲鸣兄的意见。”

“远的不说，在庐山上，就有比我强的。”

褚民谊知道汪精卫指的是蒋介石。他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在这庐山上当然也有强人，但只不过是军事实力强一些，要是谈政治，还得让你三分。”

“要不，开谈话会为什么一定要请你出席主持呢？”曾仲鸣同意褚民谊的意见，给他做了注脚，“那还不是因为汪主席政治上强。凡是听过汪主席讲演的人，都说没世难忘，终生铭记在心。别人就做不到这一点。”

“要我来不过是装璜装璜门面。”汪精卫说到这儿，看见轿夫和卫兵等随行人员都在下面，亭子里并无别人，才放低声音说下去，“蒋先生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，现在还不知道哩。”

“汪主席提的这一点十分重要。这一次谈话会，邀请与会的大多数是大学校长、教授、学者、专家、各界领袖，还有部分县长以上官吏。怎么分组，谈些什么问题，还没有定哩。”曾仲鸣在考虑这么多人，怎么分组。

“你是副秘书长，上山以后，要很快筹备起来。”褚民谊说，“有些事，要当仁不让，我们不能尽听别人摆布。”

“是呀，该做的事就做起来，你是季新的得力助手，多年在一块儿，别太退让了。”陈璧君向曾仲鸣撅撅嘴，急得好象要他马上动手就干。

“当然义不容辞，应该做的事，我决不放弃。不过，”说到这儿，曾仲鸣叹了一口气，透露出郁郁不得志的神情。他追随和吹捧汪精卫多年，去年二月陪汪精卫到欧洲疗养九个月，其间发生了西安事变，又陪着汪精卫赶回国内，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。他相信孔老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哲学，可是他到现在还没有捞到多大的官，权力更是小得很。他不满意地说，“我只是个副秘书长，上面还有张群秘书长管着哩。”

“张群不在山上，他还在南京料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秘书长不在，副秘书长可以代行其事。”褚民谊说，“你一到山上，就把谈话会的筹备工作管起来，顺理成章，别人不好说话。”

“张群不在，可是他手下那一帮人在，我是一介书生，对付不了那些家伙。”

“那你就不对了。”汪精卫轻轻摇了摇头，他派曾仲鸣当副秘书长就是希望他多管事，也帮助自己了解情况，见他推三推四，颇为不满，觉得曾仲鸣道德文章不错，就是行政能力欠缺一些，便鼓励道，“张群不在，你应该把筹备工作管起来，别怕他手下那一帮人，遇到什么困难，还有我哩。”

“汪主席吩咐我干什么，我一定干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“我不希望你学诸葛亮，要学徐达。”

曾仲鸣知道李善长和徐达是朱元璋打天下的左右手，朱元璋建立明朝，以李善长和徐达当左右丞相，诸功臣进爵大有差

别。他没有徐达的军事才能，但是有徐达对朱元璋的忠诚。他心领神会，说：

“我一定遵照汪主席的教导去做。”

“我也愿效犬马之劳。”褚民谊向汪精卫屈背表示自己的决心。

彭学沛遇到这样的机会决不能失去，他赶紧搭上一句：

“我们大家都愿意听从汪主席驱遣。”

“该走了吧？”

汪精卫满意地站了起来，跨出半山亭，走了下去。褚民谊扶着陈璧君慢慢走下山坡石板路。到了下面，他又连忙赶到汪精卫那儿，招呼他上了轿子，才回到第三顶轿子那儿，跟大伙儿一起走了。云雾又从山峰里冉冉移动出来，飘浮在山路的上面。汪精卫坐在第一顶轿子上，几乎给一片云雾包围了。云雾冉冉移动，薄薄的轻纱似的云雾遮盖了他的轿子和整个身体。雪白的法兰绒西装仿佛溶化在云雾里，只是隐隐看到那条紫色的领带。轿夫踏着稳重的步子，缓缓地向山上走去。

二

挂着盒子炮的卫兵在前面开路，一顶轿子接着一顶轿子紧紧跟在他们的后面，路上的行人都停步让路，侧目而视轿子里的人物。快到山上的时候，路人忽然不见了，大路左右出现了两行士兵，穿着灰色的军服，手里持着上了刺刀的捷克式步枪，面孔朝外，脊背对着空荡荡的大路，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，仿佛随时准备和忽然出现的什么刺客厮杀。

汪精卫坐在轿子上，看到那情景，往事不禁从心头涌来。当他还是个英俊少年的时候——实际当时已经二十七岁了——曾经行刺摄政王载灃被捕，赢得大有作为的革命青年的虚名，饮誉中外。大清王朝庄严的殿堂倾覆了，显赫多年的皇权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。曾几何时，他现在俨然成为数一数二的大人物。一到了山上，就戒严防备意外，可见蒋介石对他还是尊重和关怀的。在支撑起的白布凉篷下面，他坐在轿子上不时朝左右两边暗暗观望，看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没有。左右两边阒无人声，只有树林里的鸟儿在啁啾。

远方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吸引了他的注意，旋即向正前方看去。只见一个中年男子，穿着一身黑色的凡尼丁中山装，头上戴着浅灰色呢帽几乎遮去半个脸，脚穿雪亮的黑色德国纹皮的皮鞋低头走来。他身后有两名卫兵紧紧跟着。一刹那功夫，那人便走到汪精卫的轿子跟前，恭恭敬敬地行了礼，大声说道：

“报告汪主席：委员长欢迎你来了。”

这时汪精卫才看清楚那个男子的面孔，惊喜地亲切应道：

“钱主任，你来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侍从室第一室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上将，多年的军旅生活和社会经验，使他善于察言观色，能从人们的表情看出他内心的想法和意图。他察觉出汪精卫有点受宠若惊的神情，便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重复了刚才的话，接着对第二顶轿子上的陈璧君说：

“汪夫人，蒋夫人接你来了。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陈璧君坐在轿子上感到热呼呼的，微微举起了手。

“蒋院长在什么地方？”汪精卫连忙问道。

钱大钧因为叫惯了蒋介石委员长，现在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院长，他还改不过口来，经汪精卫一提，他马上改口说：

“蒋院长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，派我先来迎接汪主席。”

“哦，哦，快停轿子。”

第一顶轿子一停，后面所有的轿子都落了地。汪精卫从轿子里走了出来，手持文明棍，轻快地匆匆向前面走去。后面传来了陈璧君焦急的呼唤声：

“季新，走那么快做什么？等我一会儿！”

汪精卫一听到夫人的声音，就有点吓丝丝的，不敢怠慢，立刻站了下来。等陈璧君一行走上来，讨好地告诉她：早就等候了。他们一同往前面走去。钱大钧对汪精卫说：

“我先走一步，报告蒋院长去。”

蒋介石跪在耶稣像前，做完晨祷以后，就告诉宋美龄今天汪